蔡桂林/著

冲浪：在军事文学的海面

中国军事文学走向深化的理论构想

IWENXUEDEHAIMIAN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冲浪——在军事文学的海面

蔡桂林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个呼唤思想的时代。让我们避开喧嚣的尘世，伫立在文学的圣土上沉静地思考吧！这种思考会激活我们的灵感。

既然中国人已从战争的硝烟中站立了起来，站成了东方的巨人，那么，中国的军事文学也一定会在思考的激发下，创造出与之相称的辉煌！

——作者题记

目　录

引言 …… (1)

纵：中国军事文学史扫描 …… (22)

●中国古典军事文学总体判断…… (24)
●中国革命军事文学整体印象…… (61)
●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发展和局限
…… (100)

横：世界军事文学宏观观照 …… (139)

●对世界军事文学的一种研读 … (139)
●美国军事文学 …… (148)
●日本军事文学 …… (156)
●原苏联军事文学 …… (163)
●英、法、德、意的军事文学…… (176)

纵横交织:中国军事文学走向深化的理论构想 …… (187)
●对伦理道德本位意识的挑战和扬弃 …… (188)
●文化的寻找与建立 …… (203)
●战争观念的丰富、转变与更新 …… (223)
●史与诗的融合 …… (242)
●冲突的强化 …… (265)
●悲剧美学精神的追求 …… (280)
●审美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 …… (295)

附 录

呼唤英雄
——关于文学创作中英雄问题的思索 …… (31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言

写下“中国军事文学走向深化的理论构想”这个论题，意味着两个判断的酝酿形成。

一、既有的军事文学创作，虽不乏锐利之作，但总体不尽如人意，需要走向深化。

记得一九三八年郁达夫在《战时的小说》一文中，曾记叙他和郭沫若对战时文学创作的一番议论：

> 有一次，曾和郭沫若先生谈到战争时期文学作品的种别问题。郭先生说：“在这抗战时期，事实上似乎不容易产生出

> 伟大的小说来。你看,报告文学,有煽动性的各种论文、小品、诗歌,以及宣传戏剧等在这一年里产生得很多,而大小说却还没有……非但作者没有了推敲的余裕,就是读者也没有焚香静坐,细读一部平面大小说的余暇。

郁达夫对此深有同感,他说道:"反映着这一次民族战争的大小说,将来一定会出现,非出现不可。不过在战争未结束以前,或正在进行中的现在,却没有出现的可能。"此番高论,半个世纪多的时间过去了,郭老明析的作者、读者方面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可是,经历百年惨烈悲壮战争洗礼的厚土,依然没有出现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海明威、雷马克、海勒、西蒙等精彩地描写战争的军事文学大师,没有出现《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丧钟为谁而鸣》、《第二十二条军舰》、《弗兰德公路》那样旷世的文学精品,没有出现郭沫若、郁达夫所心仪的"大小说"。而且,近期内出现的态势也不明朗。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当然,文学绝不等同于战史,战争越多,战争绵延的时间越长,可以入史的内容和篇幅就自然越多越长。文学创作作为一种高强度的精神活动,并不与可撷取的生活原料成正比,它决定于创作主体自身的素质,即对生活原料的加工能力,决定

于创作主体先天受制的文化环境和后天生活其中的时代氛围。基于这种认识，人们越来越客观越来越全面地看清中国军事文学未能产生杰作的诸种原因。或认为问题关键在于军旅作家的艺术创新意识还未普遍觉醒或强化；或认为问题并非因为我们的作家缺少灵动的笔，也不是因为缺少战争的体验，更不是没有看到今天比昨天的进步，而是因为对军事文学作为人类文化、民族文化的一种形态在认识上所裸露出的思想的贫乏；或认为面对人类现实和未来，军事文学作家应该从传统的、既定的观念下摆脱出来，调整自己的认知心态和价值观念，首先应该思考和重构的是创作主体的观念和心态。一些军内著名作家多年来也一直探索这一课题。刘白羽同志早在一九七九年就提出过这样的指导性意见："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需要从哪些方面突破呢？首先，要在人物塑造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写人，通过人物形象反映生活，这是文艺创作的一条规律。然而，多年来，许多军事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往往只注意了写事件，写过程，而不能塑造出个性鲜明，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这正是我们创作上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说一个军史学家的职责在于记述某一战役的过程，而一个艺术家的职责则在于在这一背景上突出军人，也就是说，要把主要的功夫和精力用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上来。要敢于大胆地在社会矛盾、思想冲突、战争变幻中，把各式各样人

物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展示出来，描写人的思想感情上的回旋跌宕，才能产生出深深触动人们心灵的作品。”（《白羽诗稿》）著名作家徐怀中借谈《西线轶事》的创作体会，这样说道：“反映这样一场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域进行的战争，不单单靠记录枪声炮声，靠描写祝捷大会和标语鲜花，就可以让读者稍感满足的。我希望人们透过弥漫的硝烟，看到战争背后的东西。”（《透过弥漫的硝烟》）军事文学作家王愿坚说得更周细一些：要“以小见大，就是要从生活里找到那种艺术上重大的东西。我觉得，多少年来，我们创作人员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上，常常干些糊涂事情，把在生活里是重大的当作在艺术里一定是重大的，吃了许多苦头，付出了许多无效劳动。这很不合算……文学是最讲单位面积产量的，就看你能不能在最小面积上，惊人地容纳下和表现出尽可能多的美的思想感情……当然，把小的东西写透，说的是‘微而足道’，归根到底要的还是大，是深刻开掘所获得的那个大，是具有较大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那个大。”（《小说的发现和表现》）

记得卢卡契在谈到历史小说产生的背景时，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真正的历史小说要能够艺术地对一个历史时代作出忠实的描写。由此而言，它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革命性变革。他认为，在欧洲，历史小说是在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失败前后产生的。这见解十分深刻。当广大民

众还缺乏自觉意识的时候，历史与之是无缘的。被法国大革命唤醒了的千千万万第三等级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也意识到了自身浸入其中的革命对历史惰性的冲击和将要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于是“法国革命，革命战争，拿破仑的兴起和失败，使历史变成了群众的感受，而且是在全欧洲的范围之内。”（参见卢卡契：《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条件》，H·米契尔的英译本）我以为，卢卡契对历史小说的见解对于我们理解军事文学的繁荣发展是有帮助的，军事文学也依赖于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革命性变革。

无论有多少原因，也无论哪是真正的出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期望的突破和深化，只能从已有的军事文学的实践积累作为起锚地。这样，就有了论著的第一部分：纵：对中国军事文学史的扫描。这种扫描的意义和价值端不可低估。一件事物的肇端往往几乎包蕴了该事物未来发展的全部形态、价值。这里的扫描，并不热衷对既往事实的简单罗列堆砌，或作家论、作品论，或思潮论、流派论，而是企图将现代意识和现代的价值观念生化成一种解剖力，对既往军事文学深入剖析并试作探索性评断。当然，这里的评断“只求从作品自身内容来理解它，从不试图证明某种特殊的形式或风格必然优于另一种，或者戏剧必然优于小说，古典主义优于浪漫主义……每一个时代都同上帝直接相连，都应当就它们的本来面目进行

判断。”（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

二、“中国军事文学走向深化”这个判断，并不意味着情绪化地全盘否定既有的军事文学成就，将某种理论性设想作为不可证伪的正确存在加以兜售，而是依傍着深化了的军事文学作为参照。这引出了论著的第二部分：横：对世界军事文学的宏观观照。

我之所以要从纵、横切入去接近“中国军事文学走向深化的理论构想”这一课题，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无论是总结过去，还是判断现在，抑或是构想未来，都有一个视野问题，即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是十分重要的。而视野至少应该包括纵、横这两个方面的参照背景，也就是历史发展已经印下的辙迹和当今世界军事文学的开拓进程及现状态势。站在这纵横驰骋的交叉点上，可以避免判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倾斜，而且，结论可能接近扎实可靠：这就是论著的第三部分所竭力努力的。

应该指出，我在作这种“构想”时，不是企图做一个唯心主义的占卜者，靠近乎算命测字的方式给中国军事文学寻找一剂解药。记得萧红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聂绀弩：《萧红选集·序》）这很对。我无意“构想”这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小说学,我也无法设计小说的写法。不。我志于的是严谨的理论思考,给有志于军事文学发展的人提供一种精神启示。即使这种思考陷入一种"唯我"的谬误,也算给攀登者、跋涉者竖起了一块指示牌:此路不通。

我固执地认为:尽管军事文学的发展像其它文学种类的发展一样,有极其复杂的缘由,任何构想、预测之类都不免招致尴尬。但是,作为农民的后代,像祖辈们一样,虔诚地走到地头,吸一袋水烟,边品咂边瞅庄稼的长势,并依据其长势和地力,估摸估摸产量,是可能的;再根据其客观实际,琢磨采取点什么措施(即便这种措施对这一茬是晚了,还可用在下一茬上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点收成,也是可能的。

睿智的读者看得出来:我在自己给自己不住地打气,自己鼓舞自己,可内心仍然是疑虑重重的——这是笔者真诚的自白。将要做的构想,毕竟是一种推断,一种预测。我们的军事文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未来的军事文学究竟会如何发展,我们是无法体察的。尽管我们并非完全处在"无知"之间,还是有"已知"在握,但的确是凭着一种直觉,一种感情,也凭着一种理性。于是,我还是感到了惶惑。因此,我愿意以托夫勒的一段话作为我的说明:"明智的读者同样会理解到,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或未来学家、经济规划专家、星占专家或福音传教士,会预知未来或能够预测未来。在我所说'将要'发生的某些事

物中，我愿意提醒读者由于事态发展的变化莫测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当我们试图研究中国军事文学时，首先应该对“军事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作出一定的界说，这是任何的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所不可缺少的工作。

在权威性辞书——《辞海》中，尽列了“军事交通”、“军事运输”、“军事医学”、“军事技术”、“军事科学”、“军事民主”、“军事学术”等等，但端的没有“军事文学”一词。查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情形相似。这好像不能不说是一个忽略。但这忽略并非毫无道理。迄今为止，我们的“军事文学”并没有明确地建立起自己最基本的理论系统，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尽管在这个苑圃里开满争奇斗妍的五色花，但人们很少顾及它们赖以扎根的那片理论土壤，以至整个军事文学创作几近在缺乏理论的启示下靠感觉运行。

军事文学，或称军事题材文学，据我理解，当有广义的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军事文学”径直指“战争文学”：以战场、战斗为自己直接的表现对象的文学。这是“军事文学”的“正宗”——如果军事文学应该有“正宗”的话。这是因为：军人是战争的直接产儿，军人因战争而存在，因战争而实现其最高

学在把握世界及传达人类生存意蕴的艺术方式上,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这样理解"军事文学",事实上使它更接近了"文学",更接近了真正的审美规律和真理性。

我反复强调对"军事文学"作如是的理解,不是有啰嗦的恶习,实在是意义重大。在过去较长时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倡导中,盛行"题材决定论",导致不能深刻地理解文学艺术把握方式的特殊性,导致军事文学作为文学的审美方式长时间处于一种肤浅的、粗俗的境地,导致军事文学对文学一般规律遵循和探究的忽视乃至放弃,使所谓的军事文学创作几乎成为一种盲目半盲目的操作行为。"军事文学"由于缺乏艺术的"质",缺乏文学的"意蕴",也就是缺乏军事文学必须具备的审美素质,变得无所依傍,成为无法实现的一句空话。事实上,"军事题材"的价值或意义,只有当它真正成为文学思维的材料、文学方式的审美观照时,才体现出来,才强烈起来,才算拉开了军事文学创造的序幕。除此,所谓"军事题材"则是无序的、并非属文学所特有的一堆锈铜烂铁——这是从军事文学的普遍性上立论的。当我们转向军事文学的特殊性时,另一方面的重要性又突现出来:对战争的理解,对军人的理解,对战争中军人和对和平时期军人的理解,对军事的理解,等等。然而,其核心是对战争的理解。放眼当今世界,对战争的理解可算得上真正的多元了。"生物进化战争论"、"心理决定战争

论”、“种族主义战争论”、“地缘政治战争论”……不胜枚举，不一而足。尽管对战争的理解千姿百态，华丽得可以，深奥得可以，其实，剥去纷呈的色彩，还是要落到几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来：战争的起源、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人。军事文学作家无可回避地要面对这些问题、这些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理顺这些关系。对这些问题作了宏阔而又细致的思考之后拿出的答案，构成作家的“战争观”、“军事观”。就具体作家具体的“战争观”、“军事观”而言，可能构成对上述的那种千姿百态或补充或发展或完全不同的千姿百态，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它只能是特定的政治导向和特定的文化精神的产物，只能是历史与时代相互交融的结晶。这样说来，具体作家具体的“战争观”、“军事观”，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绝对被修正被充实被发展的一面。恰恰可能是后者，决定着军事文学一个时代的面貌，决定着军事文学作家创作的思想意义和超越程度。当然，作为军事文学，尽管它以战争、以军事作为自己的表现传达对象，但终究不等同于战争学、军事学，它有自己更流连更迷恋更执著的地方，那就是人，即人和人类在战争中的处境，还有蕴藏其中的有益于文明和进步的思情寓意，以及足以提升世俗人心的精神境界。

总之，在普遍性上，作家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在特殊性上，作家对“军事”的理解，以及这两种理解的深刻程度，构成“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